

太平天国通史

下册

茅家琦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天朝田畝制度

資政新篇

太平天国好矣天下太平

太平天国好矣天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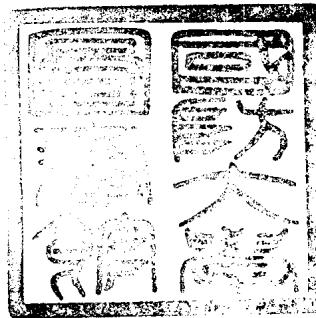
2 031 0043 8

6367/04

太平天国通史

(下册)

茅家琦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南京

责任编辑：金鑫荣

太平天国通史

(下册)

茅家琦 主编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建湖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90千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305—00842—7/K·68

定价 4.70元

目 录

第五篇 太平天国的衰亡

(1862—1868)

第十九章 战略形势的逆转 (1)

(作者：第一节 崔之清；第二节 王建科；
第三节 茅家琦)

第一节 清王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勾结 (1)

- 一、“借师助剿”的酝酿 (1)
- 二、勾结的形成 (9)
- 三、撤出宁波 (22)

第二节 太平天国政局紊乱 (29)

- 一、任人唯亲 (29)
- 二、滥设官爵 (31)
- 三、滥封诸王 (31)
- 四、划地为守 (34)

第三节 雨花台会战失败 (38)

- 一、李秀成奉命回援天京 (38)
- 二、雨花台大战四十四天 (41)
- 三、曾国荃大营没有被攻破的原因 (49)

第二十章 天京沦陷 (52)

(作者：第一节 崔之清，第二、四节 王建科，
第三节 施建钢)

第一节 安徽失守 (52)

- 一、庐州沦陷与陈玉成败亡 (52)

二、皖南的反复争夺.....	(93)
第二节 李鸿章及常胜军攻陷苏、常.....	(70)
一、苏州保卫战失败.....	(70)
二、常州保卫战失败.....	(79)
第三节 左系湘军进陷浙江.....	(83)
一、左宗棠湘军入浙后的形势.....	(83)
二、左系湘军攻浙的三个阶段.....	(87)
三、左宗棠战略战术的主要特点.....	(95)
第四节 天京保卫战.....	(102)
一、“进北攻南”战役.....	(102)
二、天京城攻守战.....	(106)
第二十一章 太平天国余部的英勇战斗.....	(113)
(作者：第一节 崔之清；第二、三、四节 陶勇)	
第一节 南方余部转战赣、闽、粤.....	(113)
一、经江西进军福建.....	(113)
二、最后的血战.....	(126)
第二节 北方余部与捻军血沃中原.....	(135)
一、从枣阳会师到高楼寨会战.....	(135)
二、连挫曾国藩.....	(146)
三、中牟分军的再考察.....	(154)
第三节 东捻军驰骋江汉黄淮.....	(162)
一、三渡汉江.....	(162)
二、回军河南，长驱山东.....	(166)
三、覆灭的反思.....	(170)
第四节 西捻军东西征战.....	(177)
一、由陕南到陕北.....	(177)
二、进入直隶.....	(181)
三、重蹈覆辙.....	(187)
第二十二章 太平天国时期各族人民坚持抗清斗争.....	(195)
(作者：陆仰渊)	

第一节 苏鲁浙闽台地区	(195)
一、小刀会占领上海	(195)
二、山东境内的会党起义	(200)
三、闽浙台会党起义	(207)
第二节 两湖、江西及两广地区	(217)
一、湖南各支起义	(217)
二、湖北各支起义	(219)
三、江西天地会起义	(222)
四、两广义军	(225)
第三节 西南地区	(235)
一、滇西南回民起义	(235)
二、哀牢山彝民起义	(240)
三、贵州苗、侗、水、汉及布依族起义	(243)
四、黔西南回民起义	(250)
五、贵州号军起义	(253)
六、李永和、蓝大顺起义	(257)
第四节 西北地区	(263)
一、陕西回民起义	(263)
二、甘肃回民起义	(267)
三、新疆人民的反抗斗争	(272)
第五节 内蒙、东北地区	(274)
一、内蒙人民的斗争	(274)
二、热河朝阳农民和矿工起义	(278)
三、东北农民和矿工起义	(279)

结束语——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教训

(作者：第一、三、四节 崔之清；

第二节 段本洛、王建华)

第一节 民主革命的丰碑	(281)
一、天国风范永世长存	(281)
二、天国必将复生	(304)

第二节 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江南社会经济	(315)
一、江南社会经济的破坏	(315)
二、土地关系的变化	(317)
三、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行会的重建	(324)
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与晚清政局	(331)
一、湘淮实力集团的崛起	(331)
二、从督抚专政到近代军阀割据	(345)
第四节 太平天国兴亡的历史教训	(358)
一、战略指挥及其失误	(360)
二、权力斗争引起的严重分裂与内耗	(371)
三、自我孤立的政略和政策	(380)
四、拜上帝教的功能转化	(388)
主要著作目录	(395)
后记	(493)

第五篇 太平天国的衰亡

(1862—1868)

第十九章 战略形势的逆转

(作者：第一节 崔之清；第二节 王建科；第三节 茅家琦)

第一节 清王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勾结*

一、“借师助剿”的酝酿

1856—1860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内战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它在客观上帮助了太平天国度过了天京事变后的艰难岁月。战争爆发于天京事变后不久，战场原来在广东。该省一直是清军饷需供应省份之一，尤其是承担湘军洋枪洋炮的采购，以及江南、江北大营水师的船炮更新，而且，赣南军务一向由广东兵勇包揽。战争之后，广州即由英法联军控制，清军集结附近州县，与侵略军相持。广东非但无力支援湘军与江南大营饷械，而且还须抽调他省清军援粤，无疑有利于太平天国战争。当战场转移到津京后，更打破了咸丰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略部署，他必须集结兵勇、军饷防御外寇，不能不影响与制约内战的规模及力

* 本节主要参考茅家琦所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有关章节——笔者。

量，减轻了对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正是在天津条约签署后，咸丰还想与英法决战时转入局部反攻的，而且极力度过石达开出走后的危机。当中外战争再起的前夕，太平军对江南大营实施最后一击，接着乘胜席卷苏常，直逼上海，打出了后期的最好战局。何桂清在惨败之后，担心列强与太平天国联合打击清朝，这将导致全局倾覆。他说：

值此逆焰猖狂，若侦知夷衅未解，势必重利啖夷，乘机勾结。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万一不为我用，转为贼用，一经与贼勾连，贼与夷串成一气，北犯之夷，其中有贼；南扰之贼，其中有夷。势必水陆分扰，南北皆危。

为了避免这一可怕的前景，唯一的合理选择是，“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绝其勾结之念，乘势劝其助顺剿贼，于南北军务，或可稍挽危机。”^①

其次，在中外战争期间，清朝与太平天国都把内战看着首要军务。咸丰虽然扬言决战，却一直未敢发起全面反侵略战争，战争始终局限在京津地区，其他各口皆相安无事。即使在主战场，谈判也是多于冲突。在兵力部署上，始终没有抽调出内战的第一线兵力，军事重心仍然是打内战。太平天国当然没有激于民族大义，联合清军打击侵略者，甚至没有对外寇入侵提出任何抗议。相反，洪秀全还想与侵略者合作反清。在他看来，清朝是妖魔、仇敌，列强是洋兄弟、朋友。洪秀全把内战置于反侵略战争之上，显然是错误的选择。列强正是看准了内战双方生死拚搏的态势，采取各个击破的对策，先打清朝，攫取权益，再收拾太平天国，使清朝改变闭关拒夷的对外政策，转与列强勾结，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内战使中国分裂，客观上给外寇造成了侵略的机会，使列强以很小的代价掠取了大量的殖民权益，中国半殖民化也因此进一步加深。

^①《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378—379。

史学界传统的看法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中外反动派就勾结起来，共同镇压这场农民革命。因此，太平天国运动注定要失败，甚至连刘邦、朱元璋式的改朝换代的结局也不可取得。这一看法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史实清楚表明，截止北京条约签订，清朝始终没有与列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目标上相互勾结，虽然，中外反动派中，不乏有人提出类似建议，却被决策者否定。但是，我们应看到局部地区的这种勾结，同时，更要看到列强极端仇恨太平天国，不时酝酿着干涉打算。必须指出，侵略中国的大目标制约着干涉的行动。而实现既定侵略目标的最好选择不是赔本和损失沉重的干涉行动，而是利用内战造成的中国分裂、冲突与虚弱状态，实行外交讹诈直至挑起侵略战争，强迫内战双方屈服，接受列强的侵略要求。为此，侵略者暂时放过太平天国，相互伙同打劫清朝，用战争手段实现其多年追求的修约目标。可见，中外反动派的冲突与斗争是相互关系的主流。太平天国未能利用这一机会，采取正确的战略与政略，团结一致，推翻内外交逼的清朝，夺取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相反，天国内讧分裂，由盛转衰。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天国度过难关，却不能使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得以根本扭转。因此，太平天国未能在有利时机夺取全国胜利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外反动派的勾结与镇压。

可是，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列强掠取了各自的侵略权益，它们必须保护风雨飘摇的清朝政权，以促成纸上的条款变成事实。于是，各国相继调整与改变对华政策，中立的破旗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中外关系格局。英国首相巴麦尊公开宣布援助清朝镇压革命，他说：

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从前中英如仇敌，今则我们与清政府已有极好的关系。……中国的新政策是要与世界各国通商的。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

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①。

这位战争罪魁说得多么亲热和急切！透过他的宣言，我们看到，侵略者的屠刀由清朝转向太平天国了。转变条件是清朝实行“新政策”——向侵略者屈服与开放。

清朝被迫改变闭关拒夷的传统政策，失去大量的权益，换得列强施舍的和平。一些妥协派官员主张从中外和局中捞点现实好处，“借夷师助剿”的声调由隐而显、由地方而京师，逐渐形成阵阵鼓噪。

最早向列强借兵助剿的是1853年署理两江总督的杨文定。当时，南京失守，苏常危急，杨文定走投无路，曾由吴健彰转向列强乞援，遭到拒绝。后来，清朝地方官有类似行动。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吉尔杭阿还请旨奖励过外国领事与军官，酬劳他们参与屠杀起义军。但在清廷中枢，没有人有借师助剿的意向。清朝文武一致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举动是根本不可取的。即使列强使节多次暗示或正式提出以助剿换取修约的交易，清廷一再断然拒绝，肯定这是毒饵，不能上当受骗。

当英法正在策划重开战争、逼迫清朝接受条约时，太平军经略苏常，形势剧变。何桂清等流亡上海的官员，开始积极鼓吹借师助剿，主张在关键时刻与列强议和，接受条款，换取列强助剿。何桂清与列强代表举行会谈，提出借师助剿要求，列强则表示，如果咸丰批准天津条约及新增各款，“情愿将驶赴天津各轮船即刻调回，先取苏州，次打金陵，以灭贼氛而还中华疆土。”^②

借师助剿必须付出沉重代价，只有彻底妥协投降、出卖国家权益方能做成交易。何桂清想入非非，做无本买卖，当然落空。

①A.E.Hake, *Events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 p.85.

②萧盛远《粤匪纪略》、《简辑》（一），页58。

1860年6月9日，他拜会了普鲁斯，声称耳聋，由薛焕商谈。“自始至终，这些官僚企图诱使普鲁斯答应帮助对付太平军。”普鲁斯决策早定，明明是要教训清朝，却虚与委蛇，答复何桂清：“一旦友好的协定成立，英国人就会考虑他们是否帮助这个国家恢复平静。”^①何桂清盼援心切，连忙拉署理浙江巡抚王有龄联衔奏请咸丰妥协签约，换得列强合作，出兵绞杀太平天国。^②

但咸丰既不愿妥协，更不愿借师，而是罢约拒夷。与何桂清期望大相径庭。借师助剿之议暂被搁置。

1860年深秋，北京条约已签，咸丰被迫认输，内心感到屈辱与痛心。是时，清朝中枢发生分化，妥协势力大为增强，聚集在坐守北京的奕䜣周围，在列强支持和引诱下，形成一个潜在的政治集团，与热河的咸丰朝廷隐然对立。控制朝政的载垣、端华、肃顺等对奕䜣权势增大深感不安，遂怂恿与影响咸丰继续拒夷。虽然，咸丰批准条约，但却拒不回京，不愿与驻京的外国使节打交道，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消极对策，而且，军机处、内阁都在热河行使职权，使公使驻京直接与中枢接触的企图落空。

为了加速清廷分化，争取使咸丰消释疑虑与仇恨心理，排除实施北京条约的阻力，列强向清朝再次伸出橄榄枝——向太平天国威胁寻衅，使中外反动势力确立一个共同的打击目标，促进双方由战争转向勾结。1861年2月19日，英国公使照会奕䜣，宣布武装打通江面，如果太平军“胆敢拦遏，必克相胜。”^③这是清朝最愿意听的语言，当然使妥协派精神一振，他们迫切希望列强助剿，现在，时机来临了。

^① 英国议会文书，1861，卷66，2754号，页68—70。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页187。

^② 《第二次鸦片战争》（四），页376—379。

^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页389。

比起英国，法、俄叫嚷助剿的调门更高。

1860年10月27日，就是中法北京条约签字后两天，法国二名传教士走访胜保，据称转达该国使节的愿望：“愿拨兵数千，由上海助剿长毛，以见诚意。”^① 咸丰也不再固执，上谕：待联军撤出北京，“由恭亲王等酌量办理”。^②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吞并了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获利最大，助剿的喧嚣更甚。1860年11月，它表示愿意派军官帮助清朝“教铸枪炮一并教演。”^③ 同时，拟调遣三四百名俄军，在水路与法军“会击”太平军。咸丰对沙俄提供枪炮动机表示怀疑，不想立即接受。至于借师助剿，清廷官员们发生歧见，奕䜣一伙主张接受沙俄建议，疏奏理由说：

江浙为赋之区，地方糜烂几遍，兵力不敷剿办。如逆匪一日不平，非独地方不能完善，即欲制御外侮，亦属力有不逮。臣等报仇之志，一息尚存，不敢稍懈。如借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

算盘似乎精明：让夷兵与太平军相互撕杀，彼此消耗力量，为清朝收复失地，恢复元气，再向列强报仇雪耻。借外力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奕䜣构想的两大环节。问题是列强有“狼贪豕突之心”，弄得不好，“有害无利，所失尤多”。奕䜣自忖，他拿不出具体方略驾驭夷人，乃请旨密饬东南各省督抚找到“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④

其实，明眼人一看，法俄不过是某种外交上的援助言辞，欲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页231。

^② 同上书，页244。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页2601—2602。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页2608。

借此讨好清朝，搞点吃小亏甚至不吃亏占大便宜的勾当。法国竟由传教士转达使节意图，简直是空口卖乖；俄国的援助也是小本买卖，并无实际，而这套把戏居然使奕訢一伙激动不已。咸丰比乃弟沉着，只表态愿收枪炮。^①

督抚们则各抒己见，对法俄的援助言辞展开认真讨论。

其中，江苏巡抚薛焕一直坚持借师助剿，现在更加起劲。他说：这是法俄“抒忱自请，与由中国向其商助不同”，不是一件丢清朝体面的事。接着，薛焕算了一笔经济账：用兵八年，每年耗银千余万两，“而金陵迄未攻拔”；借夷兵助剿，虽然耗费较大，但可迅速成功，“则所省转不可胜计”，是一项合算的交易。并且，南京已经开埠通商，可以唆使列强，“使其早灭此贼，早日贸易”，刺激夷人积极性。这样，俄法由长江推进，“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长江之利，以贍陆路之军，饷充则兵自得力”。如果，列强还能“派陆兵由旱路会剿”，“不但发逆即可立除，即各路土匪亦必不敢窃发。”

这位崇外惧洋的巡抚还主张：攻取城池后，抢劫国库民财，“以五成分赏中外兵勇”，中国二成，外国三成。^②他准备把太平天国占领区交给中外强盗蹂躏，真是无耻之尤！

不少官员反对引虎入室，肯定这样做“有害而无利”。漕运总督袁甲三看出俄国的诡诈伎俩，疏警咸丰说：俄军只派三四百人助剿“而谓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幸而战胜则矜功要挟，所求无厌；不幸而偶小挫，或船只损坏，或兵力伤亡，勒索赔偿，又将有词可借。”况且，夷人与太平军同信一教，“久居内地，是不仅引虎入室，并且为虎添翼。况此日招之使来，他日不能挥之即去也。”^③他给奕訢受蒙蔽的脑袋猛浇一注凉水，使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页2609。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2660—2661。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2640。

其清醒一些。

钦差大臣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是前线清军最高统帅。他的意见具有颇大的影响。曾国藩遇事谨慎，善于思辨，处理人际和官场关系世故圆滑。他对列强极不信任，传统的夷夏之防使他十分警惕外夷的险恶用心。再说，江南诸省已经成为湘军的势力范围，曾国藩企图在太平天国废墟建立湘系王国的政治野心不久即可实现，岂能让外夷借助剿染指苏常膏腴之地。因此，绝不能同意外寇入侵。可是，囿于奕沂倾向于借师助剿，他不能正面否决这位亲王的意向，只好侧面出击，委婉地拒绝借师助剿的动议。

曾国藩从军事态势的具体分析入手，指出，清军的劣势“在陆而不在水”，太平军优势“亦在陆而不在水”。如果，湘军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遽收夹击之效”。言外之意，湘军水师也可以直驶天京，只是陆军难以穿越安徽，俄国几只兵舰，对战局并无实济。

但是，清朝不能公开拒绝列强助剿的好意，合理适度的对策是：“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救”。中外反动派都一概有了面子。曾国藩谋算比袁甲三高过一筹，上下中外全都顾及，太平天国遗产由他独吞。至于何时请列强出兵呢，“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中外会攻天京。此时，湘军已经完全吞并了太平天国，外国侵略军连最后一杯羹也分不到。①

英国觉察俄法请求出兵助剿的动向，担心清朝接受建议，致使俄法势力深入长江流域，对英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不利。因此，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F.Wade）乘机向奕沂进谗说：

剿贼本系中国应办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踞地方，于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页2667—2668。

彼何利？非独俄、法克复城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必不据为已有！^①

奕䜣是亲英的，威妥玛的离间使他已经游移的立场更加动摇。在这场讨论中，他几乎难以听到薛焕式的声音，尤其是控制枢垣的载垣一伙坚决反对与列强拉关系的顽固态度更使奕䜣不能不小心翼翼，从原来赞成借师的立场倒退回来，主张搁置借师助剿之议。奕䜣综合讨论情况，复奏说：

江南官军现在尚未能进剿金陵，即令夷船驶往，非特不能收夹击之效，并恐与贼相持过久，……与贼勾结，别生他变。……贼匪未平而饷源已竭，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阻之则势有难行，顺之则祸更不测。如其力未能胜贼，则以易竭之饷需而养无用之夷兵，适足为贼所笑；若克复城池，希图占踞，派兵踞守，官军将舍贼而与夷争。中原之贼未平，边疆之衅又启。若藉词带兵剿贼，而踞南省地方，则南北两路分途蚕食，何堪设想。……袁甲三据理直陈，所见正是。……是借夷剿贼，流弊滋多。

他同意袁甲三所奏，主张拒绝借师助剿，只能“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②

侵略者一点诱饵引起的一场喧闹暂告终结。俄法缺乏助剿诚意，清朝疑虑重重，中外反动派这时尚未消除隔阂，相互勾结还需时日。

二、勾结的形成

如前所述，英国在列强中实力较强，当俄法叫嚷出兵助剿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页2694—2695。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页2694—2695。

时，它并未轻举妄动，而是大泼冷水，不愿清朝倒向俄法，同时，也看出清朝并不驯服，出兵武装干涉火候未到。而且，太平天国声势尚旺，能否一举扑灭，也是难以预期的，但是英国侵略者对武装干涉一直颇感兴趣，总是在不断讨论、酝酿之中。官员们都认为武装干涉势不可免，问题是时机、区域和方式的选择。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开始就干涉问题内部交换意见。1861年5月10日，广州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在一封密信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

局势一天一天恶化。如果叛军再有很大进展，北京朝廷就会四出寻找外国援助的。……如果我有这个权力，我就给清政府以援助，直接的或间接的，看情形而定。理由有两条：其一，法国正在策划援助；其二，清朝正在“倒坍”，英国的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①罗伯逊的见解反映了英国政策转变的方向。

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考察了这一转变，写道：

当1860年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在北京结束了他们和恭亲王的谈判的时候，叛军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英国已经认定，比较好的政策是支持和加强清廷，而不是听任帝国在叛乱之中分崩离析。^②

这一结论是客观的。1861年2月19日，密迪乐向罗塞尔报告，武装干涉虽然可取，但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目前行动不是时候。他说：几年前，英国只要派少数陆军与舰队溯江协助清军进犯，就可以弭平太平天国运动。可是，目前则需要巨大的舰队，二万名军

^①F.O.17/300. 转译自严中平《1861年北京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第5期。

^②《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页313—314。